



秋日温柔，落在光里

可依/文

人间识秋，多凭细微凉意。风掠衣袖，夜浸清寒，几片树叶悄然褪色，便知时序入秋。世人以风知秋、以叶知秋、以凉知秋，却少有人懂，季节最深沉的更迭，从来藏于日光之中。天光性情一变，秋天才真正来了。

夏日的太阳，是一种极致的盛放。它低悬天际，光线密集、蛮横，将滚烫尽数压向人间。白日冗长，暑气沉滞，万物在燥热里仓促生长，人心也被烘得浮躁不安。盛夏的光是奔赴，是倾泻，是不留余地的热烈，盛大而喧嚣。那时的人间，是满溢，是紧绷，是无处安放的躁动。

直到9月初秋，一切悄然收敛。秋阳依旧明亮，却去除了盛气。它缓缓升

高、走远，不再贴着地面炙烤。光线变得疏朗、通透，薄薄一层，温柔覆世。阳光落在草木上，不灼叶；落在肩头，不烫人；落进街巷烟火，妥帖安稳。它不疾不徐，静静稀释掉整个夏天积攒的燥热，让天地慢慢松弛。

四时天光，各有心境。

春光怯软，裹挟残寒，暖得犹豫；冬阳淡薄，无力抵风，亮而不温；夏阳倾尽所有，热烈透支，繁华喧闹却少了留白。唯有秋阳，懂人世分寸。它不与夏争烈，不与冬比静，只选择温柔退让，适度绽放。初秋大地，未枯未寂，草木有余绿，山河有余温。所有生长不再匆忙，万物开始沉淀、归真。秋阳照过之处，世间的浮躁慢慢落地，轻浅的安宁缓缓萌生。

人们总叹秋之萧瑟，仿佛秋天生来清冷。行走人间多年，我却觉得，秋的清寒是岁月的

清醒，秋的温暖是时光的温柔。秋风如裁冗之刀，剪去盛夏的繁闹与浮躁，让天更高、云更淡；秋阳是抚慰之手，留住人间的余暖与生机，让草木从容、人心稳妥。从来不是单一的凉意造就了秋天，正是清寂与暖阳共生，才酿成了初秋最动人的气韵。

季节如此，人生亦然。

人在盛夏容易激进、焦灼，总想着奔赴与追赶。唯有经过秋阳的浸润，才慢慢学会收敛锋芒、懂得留白。秋阳教给我们的，从来不是如何躲避寒冷，而是如何在清寒的底色上，铺陈出属于自己的暖意。接纳凋零，也安享余温，才是生命最完整的景象。

若有人问我：太阳算不算秋天的景致？我会笃定作答：秋是风的清醒，更是太阳沉默又温柔的成全。

养胃记

叶海鸥/文

“终于熬过了最煎熬的一个月。”罗爸和我并肩站在落地窗前，言语间是掩饰不住的欣喜。

是啊，2026年的8月总算是过去了，那段惶恐惊悚的时日，终于消散在9月初秋的微风里。眼下，只余细水长流的“养胃”时光。

养胃期，天天是流质、半流质或软烂食物，烹饪只取蒸、煮、炖，少盐无油。七周零四天过去，嘴里几乎淡出一只鸟来。红烧肉的喷香，秋刀鱼的细嫩，乌饭麻糍的软糯，还有温岭泡虾、嵌糕……这些人间烟火在脑海里盘旋了千百遍，却也只能止于想象。想起往日网购了美食雇人吃、自己看个热闹的荒诞事，如今这竟成了我独有的“享用”方式——在淘宝上一回回浏览，在脑海里一遍遍描摹。

好在，总算等来了些许“解禁”的信号。8月8日晚，独自美滋滋地嚼着花生糖，糖的甜味、花生的脆香，仿佛直到梦醒还在嘴角萦绕；8月22日晚，五仁苏子月饼破了戒，哪怕同事说热量高，我也甘之如饴，毕竟对于甜品，我向来是零抵抗力；9月7日晚，那口藏着咸菜炒面、红烧肉的馅饼，更是慰藉了空荡许久的胃。而今想来，待彻底过了禁食期，必要将那些念想已久的美味一一摆开，像吃流水席般尝遍。若再有人为减肥而节食，我大约是要与之绝交的——不懂品味美食，不足以谈人生。

养胃的日子，口腹受限，心却被周遭的暖意裹着。罗爸的同事郭老师爱钓鱼。小城人都说，鲫鱼汤最养术后伤口。8月起，他的垂钓便多了一份心照不宣的使命。电话那头总说：“得了一条半斤的鲫鱼，不错。”罗爸便乐呵呵地拎个脸盆下楼去接。其实他半日辛劳，往往就这一两条收获，却全数进了我家的灶台，自己只带着空钓竿回家。

年轻时的同事FXY夫妇，平日里非必要不联系，情谊却从未间断。9月8日晚接到电话，他们笑说：“看微信运动，你这段时间每

天才一两百步，觉得不对劲。”原来，一个人的关心，可以细致到步数的波动。电话里聊了近一个小时，像往常一样，没有寒暄，只有家常，仿佛从未分开。

还有LZ，沉寂月余后发来微信，执意要来看我。我婉拒了，笑说等不再半饥饿、状态如初再聚。她懂我的心思——“瘦黄花”的模样，终是有些违了往日的“优雅”。她便不再坚持，只陪我闲聊，话题轻轻巧巧，避开了手术的沉重。这份懂得，无须多言，是最好的体贴。

身体的困顿，反倒让日子慢了下来。翻出搁置许久的尼采自传《瞧！这个人》，竟读到了关于“胃”的妙论：“沉默就是缺陷，强吞下异议的事情肯定会产生不良的性格，这甚至会损坏肠胃。”原来，精神上的消化不良，竟会反噬躯体。这如利刃般剖开了我长久的伪装。母亲离去的这两年，我将蚀骨的痛死死捂在心中，不愿示人，唯恐让爱人的晴空产生阴霾。外人眼里，我依旧嬉笑幽默，可胃却瞒不住。主治医生也说，胃病多因心结。尼采说“记忆是化脓的伤口”，我那未曾释怀的思念，终是化作了躯体的病痛。

不过，尼采也给了良药：“粗鄙是最有人情味的反驳方式。”这“粗鄙”并非低俗，而是拒绝伪饰，保有生命最真实的底气。既然郁结，便该痛快疏解，允许自己偶尔“粗鄙”，允许情绪流淌。不表达，不陈情，负累积在胸中，自然损了肠胃。气顺了，胃也就舒展了。

“接下来好好调养，你会和从前一样。”罗爸在耳边轻语。他懂我的痛，也欢愉我的新生。

举目望去，河对岸的黄山栾树，枝头已缀满粉色小灯笼，娴静雅致。我想，这便是栾树最美的时刻。我愿做那窗前的栾树，静立秋风中，不言不语，便十分美好。今秋虽略显憔悴瘦弱，但胃在愈合，心在舒展。那些曾强行吞咽的伤与痛，且随秋风散去。再过一两个月，待金秋时节，我必临风优雅。

秋日水菱，一口脆生生的乡愁

江文辉/文

这两日，常有朋友问起老家水菱的采摘时日。每每被问及，我都百感交集。往年此时，水菱正当时；独独今年，受“巴威”“白海豚”等台风影响，老家的水菱几近销声匿迹。

即便如此，这两天去集市，我还是看见了水菱的身影。那一摞摞黑压压的，两头尖角，香气喷涌，让过往赶集者鲜有不停步的，直教摊主忙得不可开交。

买菱的人，各有各的吃法：有的挤着眼儿咬开两瓣，像嘬椰子蟹一样嘬着菱肉；有的用双手握住尖角，用力一掰，轻松咀嚼。那白白 的菱肉，松软粉糯，似山药，又如栗子。在老家，水菱是老一辈金秋时节打牙祭的最佳之物，常配合着水稻收割，在午后或晚间当作“接力”——这是台州方言，指劳作间隙接续体力的进食。

浙江大地，最不缺的就是湖塘。从杭嘉湖平原到温黄平原，一一口口大小不一的湖塘随处可见，这让水菱有了生存之地。嘉兴秀洲区油车港镇是“中国菱乡”，所产南湖菱皮薄肉嫩、汁多甜糯。湖州南浔区菱湖镇则以双角菱闻名，据载唐代便已种植，甚至以“菱”设镇名。温州乐清的高山水菱、台州温岭的盐碱水菱，也各具特色。其中，温岭市箬横镇双透村所产的盐碱水菱，约有二百亩，是我最惦念的味道。

我的老家就在箬横。外公家靠近双透村，

读书时，我有幸跟着长辈去那里买水菱。那时候的菱塘开养没几年，面对开阔的水面，迎着“秋老虎”带来的热风，体感虽燥，口感却极妙。采菱人客气，从塘里顺手抛来几个菱角，青皮泛黑，略带草味。在他的催促下，我尝试性地咬开。“嘎嘣”一声，水菱从双角中间裂开，露出白暂的菱肉。那菱肉入口格外清爽，脆脆的，宛若秋梨，不知是肉汁在迸射还是口水在暗涌。自那以后，我对这种生食法情有独钟。在箬横工作的十余年间，我每年都会在8月中下旬以第一拨食客的身份赶去。

水菱怎么吃才地道？按老家老一辈的说法，生吃是第一道，水煮是王道。随着“秋老虎”发威，水菱批量成熟，采菱人顶着烈日，一天能摘下几百斤。为防滞销，种菱人便将其煮熟售卖。双透村的种菱户朱福友自有“办法”：先用清水焯一遍，再放进高压锅里，待限压阀转个五六分钟，闻到清香便熄火，冷却后刷洗干净即可。照着此法，我见证了水菱由青皮变黑皮的过程，那熟菱性糯且微甜，比起板栗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湖州等地，有将熟菱蘸糖桂花，或与鸡头米、莲藕等同炒的吃法，名为“荷塘小炒”，极尽风雅。

无论何种吃法，水菱这一道秋日韵味，都是家乡赋予人们的烟火诗意，是大自然馈赠的朴素鲜货。看着眼前被叫卖的水菱，又来到曾经熟悉的菱塘前，我静静想着，嘴角泛起的，已不单是去年或更早时的馋意，更是那一口脆生生的、关于故乡的深长回味。

你画过月亮吗

●项晚玥

画框里暗淡的色彩，依然裹挟着艺术气息。不敢忘记过去的笔触，指尖仍循着线条的轮廓。当你再次回忆起，总愿自己继续勾勒——湖上山间的溪流，正被一轮月亮温柔包容。忧郁的少女，眼神落在一处静谧的角落，看着影子攀缘而上，郁郁葱葱裹住了双眸。曾被乌云遮蔽的，仍在独自生长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依旧抚摸着画框，想起那个心生欢喜的模样。我已走出童年的围栏，怀中揽着一只模样俊俏的猪崽儿。能够依靠慰藉去体验生活，又何必频频抚摸？月亮没有覆灭的时刻，月亮没有走丢的时刻。人生不过尔尔，而热爱，不也正是从小时候开始剪影？思念在地上洒开一抹红色，炽热且浓烈，像是种下了一个幻梦，并不急于让人知晓。它在宇宙里长成什么样子？你见过吗？

风台记

莫爱蓉/文

台风，温岭百姓都叫“风痴”，箬山老辈人则唤作“风台”。有经验的箬山老渔民常说，一般风台不会在端午节前来，也不会拖到中秋节后。从小长在渔区，耳濡目染，辨别有无台风将至倒也不是特别难。中国是典型的季风气候——冬天，我们都抱怨刺骨的北风无孔不入；夏天，我们便能沐浴着凉爽滑腻的南风。所以夏天一旦刮起北风，八成的可能有台风。待北风转向成南风，台风就算登陆了。

海边的人，见惯大风大浪，寻常十米的浪并不值得大惊小怪。我家门口正对着南风口，小箬岛堤坝没筑成时，四五月南风正猛，横浪一排排从落星岛翻卷而来，大波浪像巫婆的手，把外箬大垃圾堆的垃圾拖拽得无影无踪。浪花飞溅得比五吞那边还高，站在离门不过五步远的地方，只见茫茫白烟弥散，咸腥味扑面而来。十多岁时随父亲的木帆船去上海，宛如小黑点的小船在刀风剑浪中起伏跌宕，奋力前进，它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大海。

台风有什么可怕呢？我对台风总有种很特别的情怀。都说箬山是海山，一边是海，一边是山，除了山就是海。箬山没有一条小河小溪，所以时常遭旱灾。每年暑假，妈妈、姐姐都得三更半夜去山里等泉水，只有台风雨才能解除旱情。就算台风雨下得再大，我们也不怕，箬山也不会发大水。台风雨还会把土地、房屋冲洗得干干净净，让我们小孩子有水可玩。

台风可怕吗？1985年的6号台风、2004年的“云娜”台风和2019年的“利奇马”台风，都是在台州登陆的强台风。箬山、石塘人记忆中最恐怖的是6号台风，而“云娜”，恐怕是台州人共同的梦魇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箬山的冷冻厂兴起，正是经济收入的高峰期，几乎每个村都在新建房子。

6号台风登陆那天，风大雨急。上午，妈妈嘱咐我们在家待着，不要到处乱走。中午时分，阵风更猛了，咆哮着发出尖锐的“呜呜”声。雨时而被风拉扯着，如幕布成片扑来；时而被风吹卷着，如散乱的珠帘在空中飞旋，然后砸落，铺天盖地。

我和姐姐站在大门口，呆呆地看着。

忽然，一阵风嘶吼而来，穿过对门舅妈家新建的三层楼房顶，屋檐一下子如屋檐般高高翘起，仿佛被一只无形怪兽的无影手忽地拔起。我和姐姐一下子愣住了，死死盯着那翘起的屋檐。“呜——呜——呜”，又一阵狂风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舅妈家的新房眨眼间就倒了，瓦砖倾泻而下，把前排矮屋砸毁了。满脸是血的阿太被孙女拉着逃了出来，惊恐万分。

傍晚时分，风雨终于停歇。第二天，表哥说，石苍岙新建的石头房基本都倒了，砖房倒得较少，箬山自此极少再建石头房。相关材料显示，6号台风吹倒了台州1.8万间房子，夺去了170条生命。

我跟母亲说这台风好大啊，母亲却说还是她小时候经历的那次大，风雨大到把店旁的大捣臼都卷到海里去了。

2004年，温岭大旱。“云娜”登陆前，我还在进修学校参加培训。印象深刻的是，上午的大风雨并没有中断课程，直到下午2时，风雨大得惊人，培训才提前结束。那晚停电，几阵狂风刮过，明显感觉高楼在摇摆，便连夜逃离。天明后出门，所到之处，被吹落的广告牌横七竖八，大树被连根拔起，枝条树叶遍地，一片狼藉。好在，温岭的旱情彻底解除了。

“利奇马”半夜在温岭城南犁头咀登陆，没经过箬山，我们感觉不到6号台风和“云娜”那般的强风。夜里掀开窗帘，只感觉雨特别大，下个不停，大地仿佛被雨幕罩住一般。天明，许多街道已被水淹。

气象预报说今年有超强厄尔尼诺事件，高温多台风。果然，“巴威”在玉环坎门登陆没过一个月，“白海豚”又至，超量雨水致浙江等多省市水患。大水刚退，“沙德尔”又接踵而来，只是台风路径一再改变——其实台风多半如此。听姐姐说，昨天箬山并无风雨。但切不可掉以轻心，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五，正值天文大潮。台风最可怕的往往不是风有多大，钢筋混凝土建筑基本能抵御强风，大潮才是致命的。母亲说大捣臼被卷入海中，正是赶上了天文大潮。

大自然发威时，人类唯有顺应与预防。听姐姐的话，待在家里避台吧。

在一朵菊花里遇见秋天

●立坪

仍然是年复一年的秋光
草木收回喧嚣，大地慢慢沉下来
我没有在漫山落叶间寻访秋天
也不在南飞的雁声里等候它
秋天，就栖身在这一朵菊花之上
秋声浩大，虫鸣剥离了枝叶
我看见花瓣一层层打开
青绿的衣袖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霜
许多事物走向凋零
唯有她，用清瘦的骨架支撑天空
接住秋日短暂的微光
周遭的草木陆续枯寂
而这朵菊，独自守住一隅时光
像一行埋在秋风里的短句
安静托举一小片光亮
原来秋天不只是失去与荒芜
枯荣交替之间
自有隐忍的力量
我俯身凝望，在一朵菊花之中
见证了整个季节，沉默而辽阔的真相

垦荒馆

●李虹

它曾把河流
一节一节搬运到高处
锈迹爬上水车
沾着泥土的农具斜靠墙角
依然记得水，握着它们的手掌上
硬茧的厚度和温度
风车转起来
秕谷和泥土的故事
恰似黑白照片里
一眼望不到头的盐碱地
如今，成片的农作物
在迎风招展
曾经，知青们握过的锄头
就着煤油灯的光
把文字种进夜色
我指给孩子们看
这些记录着父辈们历史的日子
掉漆的军用水壶
挂在墙上
一群又一群红领巾来来往往
风从田埂吹过
唯旧物不语
而总有事物，在等待
返青